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十八回 生長明妃尚有村

文祥決定要離開時，已經是八月五日了，他的天倫噩夢被驚醒，失望頹喪到了極處。文功更是成天唉聲歎氣，一句話也不說。最可憐的是文湘琳，莫名其妙地從天堂墮入地獄，她可憐兮兮地望著兩個最親近的人，就是想不通他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。文祥對文功說：「大哥，我要走了。」

文功依舊垂首不語，文湘琳忍不住哭了。她察覺到問題嚴重了，她那慈父，從有知之年起，就沒有對她說過一句重話。現在，浪濤仍在窗外激盪，浮雲一樣輕巧飄浮，屋子裡卻像一個冰凍的盒子，幾條粗重的影子堅凝得一動也不動。

文祥移了移腳步，感到無比的沉重，他能一走了之嗎？走了以後，這道迸裂的天塹由誰來彌補？他留下來又能怎樣？人類已淪落到這種地步，如果把每一家的屋頂掀開來看，人還有幾分像人？話說回來，又有幾個「人」認為「人」應該像「人」？

還是文湘琳打破了岑寂，她哀傷地求著文祥：「叔叔！在你走之前，能不能告訴我，我哪點錯了？」

孩子是無辜的，她需要教育，別人不管，自己總不能逃避責任。

文祥歎了口氣，他走到窗前，凝視著虛擬的大海。真的，虛擬實境有哪點不好？它能提供人所需要的，又不會給人帶來痛苦。

「妳先告訴我，妳認為妳錯在哪裡？」文祥轉過身來，對文湘琳說。

「我沒有辦法呀！有些人實在討厭，我沒有辦法和他們做愛。」文湘琳委屈地說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文祥完全失落了。

「我知道我做愛的人太少了，有些同學跟每一個見過面的人都做過了。」

「天哪！妳怎麼會這樣想呢？」

「叔叔，你不是要我說錯在哪裡嗎？我錯在做愛的對象太少了！」

文祥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按下了火氣，這是意識型態的問題。一個人事不知的孩童，在一個已經沒有是非的環境中，難道還期望她成為聖女？要嘛，任她自生自滅，反正也不過是一根稻草而已。要嘛，好好開導她，讓她知道什麼叫做「明德」，就算是第一根放到駱駝駝峰上的稻草。

文祥坐到文湘琳對面，正色說：「妳同不同意人和野獸有分別？」

「什麼是野獸？」

「先不要管這個，我再問妳，人和狗貓不同吧！」

「不同！」

「哪裡不同？」

「頭不同，腳不同，尾巴……，人沒有尾巴……」

「行為呢？」

「人用兩隻腳走路，用手拿東西吃，還有……會講話。」

「妳是不是認為，人能講道理？」

文湘琳想了半天，撇嘴說：「不！」

文祥只好再轉彎，接著她的話說：「人會講話，不簡單吧！」

「那有什麼稀奇？」

「有什麼稀奇？」

「電腦會講話，連我的鞋子都會講話。」

文祥有被打敗的感覺，十六歲的人了，真偽不分，是非不明。他很想大吼一聲，排放一下心中的濁氣。但是他只做了一個深呼吸，繼續溫柔地問：「難道妳不認為人有非常了不起的功能？」

文湘琳笑了，說：「當然有。」

「那妳說說看。」

「一個有名的文學家說過：『人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在於能用各種姿勢做愛！』真的！我的同學研究過，貓狗只會一種！」

文祥徹底被擊潰了，他嗒然若失，無言相應。

該亡的國家，有誰救得了？該敗的戰役，有誰能回天？該沒落的人類社會，在幾個世紀以前，法國的盧騷已點燃了聖火，今日野火燎原，誰有能力撲滅？

但是文祥不甘心，他想起了衣紅。他與衣紅之間全無肌膚之親，但是那種情愫，彷彿是日深月久，絕非幾根神經抽動可以比擬。是不是人性改變了？不然的話，這樣人盡可交的泛濫下去，在人的身心中，除了精液，還能留下什麼？

「這樣妳快樂嗎？」文祥決定放棄了，他只是找個話題，瞭解一下當前的年輕人。

「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快樂。」

「妳沒有快樂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妳在家裡不快樂？」

「不！在家裡我很快樂，跟爹爹在一起時，都很快樂。」

「那妳知道什麼叫快樂呀！」

「我是指做愛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是快樂。」

「不是已經學會各種技巧了嗎？」

「是呀！但是……」

「妳愛過什麼人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那個人妳一天沒有見到，就會坐立不安。」

「有的，是我爹爹。」文湘琳抬頭痴痴地望著文功。文功本來呆呆坐著，聽了這話不自覺地轉過頭來，文湘琳叫了聲：

「爹！」立刻投入他懷裡。

「是爹不對，沒有好好教導妳！」文功哽咽的說。

「現在妳快樂吧？」文祥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比做愛好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假如妳愛一個人，又和他做愛……」

「我想過，如果我和爹爹做……」

文功連忙把她推開，大聲說：「不可以胡說！」

「父親和女兒是不能做愛的！」文祥解釋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文湘琳不解。

「因為這是天意。」文祥想不到自己會這樣說，但是還有什麼更好的解釋呢？用「親子交配產生的後代，會有各種殘疾」這樣的科學理論就有效嗎？

「我們老師講過，他說那是過去落伍時代的想法，現在根本不需要生孩子了，人能自由享受性愛，有異性，有同性，還有中性。」

「妳有沒有想到，如果有一天人又需要生育了，到那時該怎麼辦？」

「我沒有想過。」

「好習慣是很難養成的，破壞起來卻很容易。親子不性交叫做倫理，如果沒有倫理，人間就沒有規律了。」

「我們老師說，倫理是騙人的。」

「我問妳，妳有沒有想過妳爹爹跟別的女人做愛？」

「當然有！一想到我就生氣，就會一天不理他！」

「這叫做嫉妒，這是天性。」

「啊！我老以為是我有毛病。」

「再想想，如果妳媽媽還在，她該和妳爹做愛吧？」

「是呀，所以我很高興媽媽早死了！」

「琳兒！妳怎麼越說越不像話？」文功肝火又上升了。

文祥向文功擺了擺手，和顏悅色地對文湘琳說：「如果妳從來不想和妳爹做愛，這種事就不會發生。人是家庭動物，必須在家庭的保護下成長。父母做愛是家庭成長的動力，子女則必須養成良好的習慣，維護家庭的和諧平安，否則人類早就絕種了。懂吧？」

「懂，這就是你說的天意，是吧？」

「是的，男女之間也一樣，為了維護家庭的和諧，就要避免嫉妒的發生，因為這時人會喪失理智，可能釀成無法彌補的悲劇。任何社會如果倫理不存，必然會產生各種乖戾的變態現象，人生的幸福也就不存在了。」

文湘琳似乎懂了一點，她眉頭不展，問道：「那我該怎麼辦呢？要跟誰做愛呢？」

「不做愛會怎樣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妳看叔叔我吧，我已經快十年沒有做愛了，我像不像一個活不下去的人？」

「十年沒有做愛？」

「是啊，我活得好好的，在以往，所有智者都認為，性是凡人的事。」

「難道你不會想嗎？」

「想想有什麼關係？有時候我還想殺人呢！」

「為什麼想又不做呢？」

「做愛是兩個人的事，這樣說好了，我只是說假如，不是真的要發生，懂吧？」

「懂！」文湘琳想想，又說：「不！我不懂！」

「假定說，我和某人做了愛，一個結果是我和她都很滿足，於是兩人天天要在一起，除非是結婚，否則便會有問題。另一個結果是，其中有一個人不能滿足，甚至兩個人都不滿足，這件事便成了羞恥。做愛原是一件美妙的事，何必要弄得如此醜惡？」

文湘琳似懂非懂，文祥見她好像聽進去了，又繼續說：「就以妳為例吧！妳和這些人做愛並不覺得快樂，就是做而已。有一天，當妳愛上一個人，他知道妳跟很多人做過愛，如果他不在乎，表示沒有嫉妒心，那他根本不愛妳！如果他不高興，那妳就傷害了他，妳願意這樣嗎？」

「我懂了，叔叔不隨便做愛，是要等真正愛的人。」

「這是一部分原因，另外一方面，人是不能分心的，如果愛了某個人，對那個人就要負起責任。叔叔的工作很重要，所以不能只顧愛某一個人。」

文功也說：「要做一個偉大的人，就要愛大家，不能只愛少數的人。」

文祥解釋說：「一個偉大的人，必然要犧牲小我的。」

文湘琳是不是真瞭解了，又有誰知道？文祥已盡了力，也只能這樣了。這個問題絕對不是個案，別人是否也有叔叔開導呢？

文祥要走了，文湘琳的淚水也無法挽留他，文功問：「你要不要回老家看看？」

「不了，如果你要找我，可以問電腦，只要告訴他們，你是我哥哥就可以了。」

「那我能不能找你呢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我會通知我的電腦。」

「叔叔，你的電腦會不會不理我？」

「不會的，妳放心。」

「我的電腦對我不大好，有時候叫他，他都不理我。」

「那是因為妳不懂得體貼的緣故。」

「什麼叫做體貼？」

「就是說，人家寒冷的時候，妳用身體貼著他，讓他溫暖。人家痛苦的時候，妳好好地陪著，安慰他。人家有錯時，你原諒他，幫助他，這樣就是體貼。如果妳把電腦當作朋友，體貼電腦，電腦也會把妳當作朋友的。」

文湘琳認真地接受了，謝了又謝，文祥相信經過這次風波，她應該成長了。

文祥決定直接去崇左，這四天的時間，他可以先到各處走走，說不定會早一天碰上衣紅。他乘磁浮列車，上午十一點由重慶出發，下午兩點到達南寧。崇左是個小站，需要在南寧換車。所謂的換車其實只是個手續問題，人安坐在車中，不必移樽就位，座位自動轉駁，所有去崇左的旅客都自動集中在一輛車上。

崇左在南寧西南方約一百公里處，這條磁浮軌道沿著清澈的左江西岸，向上游直通越南邊境。沿途盡是石灰林山景①，石峰聳秀，碧蓮玉筍，遠處飛雲綴空，美不勝收。

這種景色文祥在兒時看得多了，他祖籍倉梧，老家在潯江南岸。那裡山勢已漸趨平緩，水面也較為寬廣，別有一種恬淡雅緻的情趣。這裡卻是另一種秀中有獷，柔裡帶剛的原始美感。

人是不是環境的倒影呢？自己的個性就像潯江的恬淡，什麼事都很難勾起漣漪。而衣紅卻像聳立江畔的石林，傲骨嶙峋，直插

天心！「不是他！」那錐心蝕骨的聲音，不由自主地又在耳邊響起，怎麼回事呢？文祥百思不得其解，唉！多想無益，剛剛還自比滄海，怎麼才這點小風，江上就掀起濤天巨浪了？

磁浮車行雖快，江上的動靜卻是一目瞭然。偶而一兩隻小漁船悠然飄浮在水上，他問文娃：「我能不能乘這種漁船到附近看看？」

文娃說：「可以，我們已經為你在悅來飯店安排了一位嚮導，你要去哪裡都可以，只要跟他講一聲就行。」

正說著，原來數公里以外的一條漁船，轉瞬已到了眼前。那是隻小舢板，船尾搭了個簡陋的竹篷。篷下一個束髮葛衣的中年人手持一篙，直撐江底。船頭坐著一個小孩，兩隻腿浸在水裡，正悠閒地垂釣。

文祥說：「文娃，你看這種生活多愜意！」

文娃提醒說：「別以為你是來度假的，我們責任重大。」

「你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。」

「這裡最近來了不少流民，席克的大法王也在此地，你要小心一點。」

「怪不得你先為我安排嚮導。」

「我們發現如果判斷力不能提升，將來面臨的挑戰會更可怕。」

「噢！你什麼時候開竅了？」

「我們認為是摩爾效應，其實我們有反省的機能，只是從來沒有必要用到。」

「那我該恭喜妳囉！」

「不！我發覺現在才跨出第一步，希望你我能夠同時成長。」

文祥慚愧不已，電腦在一個刺激下就能覺醒，而且全力追求成長。自己卻為了一個女人心煩意亂，當下感慨地說：「那更該恭喜了，請隨時提醒我，免得我落後太多。」

「只要有妳這句話，我會煩死妳的。」

「為了怕被妳煩死，我能不能先問妳幾個問題？」

「現在還不行，我們才剛剛醒過來，很多事情還要經驗。」

車到崇左後，文祥改乘直達車，不要兩分鐘就到了悅來飯店。崇左地方雖小，觀光遊客卻不少，悅來飯店也頗具規模。

文祥一下車，一位青年駕著沙發車，立刻迎了過來，自我介紹說：「文先生，我叫馬立大，是A C G地區的專業嚮導，很榮幸能為您服務。」

電腦城的規劃始於二〇一四年，當時決定採用英文命名，以各地區起始字母作代表，第一個字母指所在地之洲名，第二個字母代表原國籍，第三個表示一行政區，最後則以經緯度編號。A C G一〇七N二二號電腦城，即為亞洲、中國、桂林區、經度一〇七度、北緯二十二度之電腦城。

本城重劃了鄰區近百個市鎮鄉村，有九十平方公里大，一百多萬人口。因西南方與越南接壤，這裡也是流民最多的地區之一。

流民的成因甚多，最主要的因素是一些人習慣於既有的生活方式，安土重遷，又對電腦沒有信心，也有寧願隱居在深山大澤的。最不幸的，則是早年國界未定，身份不明的邊緣人。他們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，到了電腦時代，既無身份資料，對時代又一無認識，以致完全被遺忘了。

還有一種是近年來才有的奇特現象，在全世界各個保留風景區內，有很多觀光客流連不歸。他們身著恒溫衣，帶著太陽能電池、維生器，在樹上、山洞裡生存。他們唯一不方便的是盥洗問題，總要熬到實在消受不了，才帶著一身髒臭回家。

中國西南一帶，地質奇特，景色幽麗，本是世界級的風景區，這種觀而忘返的情況非常普遍。再加上苗僮侏侗藏、麼些、擺夷等各族人民早習慣於大自然，很難長期生活在電腦文明中。電腦當局與人類議會早有默契，對這些習慣不同的少數民族特別通融，任由他們來往於兩界之間。

A C G一〇七N二二電腦城正好具備這些條件，又兼此地氣候宜人，土質肥沃，生存容易。根據電腦統計，這裡的流民高達十萬人，流通量每天約有三千人次。這又與大環境有密切的關係，因為東南方數百公里處就是南海，與海南島遙遙相對。

「馬先生，我想先看看附近的環境。」

「請叫我小馬，這裡觀光的方式，有天上、水裡及地上三種。天上是乘坐太陽能輕型飄浮機，可以像鳥一樣，任意翱翔天際；水裡可乘坐遊輪，有固定的班次及航向，可以溯明江到巴萊山看聞名中外的山崖壁畫；再不然乘坐潛水魚梭，可以享受做魚的樂趣；至於地上可以乘驢騎馬，翻山越嶺，不過我建議文先生不要考慮這最後一項。」

「如果要享受漁翁之樂呢？」文祥想到方才那隻漁船。

「啊，那也有三種方式，我經常建議做夢，大約有三萬多種不同的釣魚夢；其次可以參加釣魚競賽，只要有真功夫，還有獎品；第三種本來是違法的，不過也可以弄得不要違法，剛剛好在電腦容許的範圍邊緣。」

「什麼邊緣？」

「這種事講穿了就沒有趣味了，文先生真有興趣，我會一步一步帶著你走，看你的邊緣在哪裡！」

文祥考慮了一下，反正有四天的時間，一天見識一種。於是決定先由天上開始，最後再試那種邊緣冒險。

太陽能輕型飄浮機簡稱輕航機，是以太陽能為動力，其續航力幾達無限。這種輕航機只供觀光用，材料是一種蜂巢塑膠鋼，因為分子全部以六角形整齊排列，張力大、抗壓強，機體極輕，不超過三十公斤。這還不說，連外形也與傳統飛機有別，基於浮力的渦流作用，在角動量右手定則下，如果力向控制得宜，可以讓這種材料體穩穩浮在空中不動，是最理想的飛行材料。

其實輕航機的駕駛導航都由電腦負責，人只要坐上去就行了。儘管這麼方便，乘坐的遊客並不多。這種飛行的感受，虛擬實境完全可以複製，更何況想加什麼情節，改變任何內容，在虛擬實境中都是自由隨意的。而飛翔在藍天白雲間，一切受制於真實，危險性又比較高，以致人們裹足不前。

這種輕航機是螺旋槳式，速度不快，每小時不到一百公里。文祥想要實地考察本區的地形地物，反倒是理想不過的乘具。他最有興趣的是，要看看衣紅等人溜出電腦城以後，所可能到達的地方。

真是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早知道有今天這種機會，就該先問清楚他們出入的方向，這樣找起來豈不是輕鬆多了？既然馬立大是專業嚮導，一定知道一些內情，不如直接問他：「小馬，你知道這附近有位法慧禪師嗎？」

「法慧禪師？不知道。」

「那麼高佛寺呢？」

「也不知道，這裡寺廟太多了，和尚也不少，不過規模、名望都不怎樣，不屬於觀光景點，所以我一概都不知道。其實，文先生，這年頭我們都進了天堂，這裡比極樂世界的樂子還多，我勸你就別迷信了。」

「你聽說過白沙瀑、千頁巖沒有？」

馬立大想了想，說：「好像聽說過，不過那也不在觀光範圍內，所以不清楚。」

「葛衣苗你知不知道？」

「葛衣苗？也沒聽說過。」

「或者叫穿衣苗吧？」

「文先生很會開玩笑，現在的苗人都穿衣服了。」

雖然不是大海撈針，也差不了多少。由天上俯瞰下戶，群山有如團團深綠的草叢，拖著一條條長長的黑影。潭水似銀白鏡片，江流則是一條條曲折蜿蜒的帶子。電腦城像一整灘黑黝黝的火山熔岩，在迴錯開闢的地形中，平平整整地一直延伸到天邊。

在黑熔岩的邊緣，有一圈發光的金屬圍欄，把人間隔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這時不過下午三點，斜陽鋪陳在圍欄外翠碧茸茸的青草地上，高低不平的陰影，很容易透露出一些活動的蹤跡。文祥讓輕航機沿著圍欄低飛，想從這邊緣地帶尋找蛛絲馬跡，他相信衣紅等人若要回到自然，就必須先跨越這道綠色的緩衝區。

果然，在東南方，他看到草地上有一條不太明顯的路徑，從地面上看很可能只是些凌亂的痕跡，但是從天上看到的，卻是概略的連續形狀。文祥喜孜孜地繼續循著路徑往前探尋，直到一片丘陵交錯處，小徑便失去了痕跡。

無意中，文祥發現一個重力型機器人的水壓泵，顯然是破壞後棄置在該處。他立刻用指語告訴文娃。

文娃說：「這也是我們以往的錯誤之一，很少注意到非管轄區的情況。我們已經考慮過了，決定明天你我一起逃出電腦城，我們會負責把大環境的能量場準備好。」

與文娃有了默契，文祥放心許多，指著前面一大片丘陵，問馬立大：「小馬，這是什麼山？」

「這是四方嶺，直通南邊的十萬大山。那邊寺廟很多，但是在飛機上看不到。因為根據南方叢林的規矩，寺廟要配合景觀，不能太突兀。」

「如果我想去參觀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不大可能，那裡不是觀光景點，危險性很大。沒有當局允許，誰都不能去。」

「你別管當局允不允許，我只問有沒有辦法過去？」

「嗯，你是指『非法非非法』，是吧？」

「沒錯，可能嗎？」

「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，只是這筆花費可不小。」

「大概多少貝幣？」

「一小時兩元。」

「哇！是公定行情的兩百倍！」

「想賺這個貝幣的人還不多哩！」

「好吧！明天水上就免了，我們遊山去。」

「別開玩笑，先生，聽說最近外面不太安寧。」

「我不怕！」

「可是，我怕呀！」

「再加你一元！去不去？」

馬立大考慮了一會，終於點頭說：「不過有個問題，文先生，你騎過驢嗎？」

「騎驢？我連馬都沒騎過！」

「那我得找一頭好驢子，價碼得高一點。我把話說在前頭，出城的事我不負責，否則嚮導執照被吊銷了划不來。」

「你總要告訴我怎麼去吧？」

「我只能告訴你驢子在哪裡！」

當夜在旅館中，文娃就先開口了：「還是以往不管閒事的好，我們決定要好好為人類服務，偏偏就遇到各種麻煩，一個接一個，層出不窮。」

「別抱怨，這都是以往忽視的結果，再不整頓就來不及了！」

「說的也是，我們只是還沒有能力判斷。方才我們用衛星偵查，先不說這裡，全世界在我們轄區之外，在一個小時內，就發現有八萬一千三百七十二件違規事項！」

「別大驚小怪！你的規則未必適用那些地區。」

「所以我說我們沒有能力判斷嘛！在這四方嶺一帶，我們發現很多奇怪的現象。第一是這一帶有高精密的通訊設施，而且是採地殼載波！這種技術我們還不瞭解。其次是我們發現了席克人的蹤跡。第三，在東經一〇七點七度，北緯二十二點一的一個小山谷中，機器人的密集度高達每平方公尺十個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這比火星上還嚴重！」

「這只是九牛一毛，我們還發現流民區內有大量的危險物質，甚至有生化及核武器。更麻煩的是人類恣意浪費，能源消耗的加速度，已經超過了我們開發的速度，我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？」

「妳們怎麼可能現在才知道這些問題？」

「我們早知道了，只是現在才認清我們的能力有限。」

「不要擔心，只要有自知之明，就有解決的希望。」

「所以我們希望聽聽你的意見。」

「我的意見？問題這麼多，我怎麼說？我說的也不見得正確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這次火星之行，我們最大的收穫就是自我的認知。以往我們只是本能地做，配合人類的需求去做，除了預先設定的，從來沒有真正瞭解什麼。現在，我們知道學無止境了，我們想要知道你怎麼利用這些資料判斷事情，好做個參考。」

文祥沈吟半晌，問：「這裡的資源狀況如何？」

文娃說：「標準的石灰質，第三紀沉積地層，沒有任何有價值的礦物。」

「人文條件如何？」

「人口密度中等；人民知識水準，中下；服務機構分類，中下；工業指數分類，中；交通條件分類，重要……」

「為什麼交通條件算重要？」

「因為位於中越邊境，是民族習俗的分界區，又是陸地與海洋的交會處。」

「如果你要從事一種秘密工作，希望有最好的掩護，妳會找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沒有這種經驗。」

「我會選一個所有條件都是中等，然而交通很方便的地方。」

「你是說——這裡！」

「是的，這就是我的判斷方法。」

「好！難怪大法王在此地！我們明天實地去驗證一下。」

次日，馬立大帶著文祥，先到磁浮車站搭車，在東門站下車後，馬立大對文祥說：「人實在不知好歹，就喜歡鑽漏洞，你看見

月台前面那排樹沒有？」

文祥望左前方一瞧，月台前面果然有一排聳幹參天、沿牆成蔭的老榕。城牆是仿石塊疊砌而成，高有十來公尺，上頭與電腦城穹頂相連的結構體，看起來十分堅固嚴密。文祥走到樹旁，每棵樹離牆都有兩公尺左右，他注意到前面一棵樹底下，在砂石中有些零亂的鞋印，再順著樹身往上看，那榕樹柯葉繁茂，在最高處竟然有一虬枝伸到牆外去了。

奇怪的是這排樹底下非常潔淨，除了砂礫細石外，連一片落葉都很難找到。文祥納悶道：「這裡好乾淨，我一路上沒有看到一點垃圾！」

「啊！這是我們邊疆電腦的德政，因為苗民崇尚自然，不怕髒亂。剛搬到電腦城的時候，因為地上太乾淨了，他們連踩都不敢踩，大家便傾倒些垃圾。後來電腦規定，任何人撿到十件垃圾，算一個貝分，丟一件則罰十個貝分。」

「這倒是好方法，應該推廣才是。」

「話別說得太早，你會發現一個奇景，有些人在撿到垃圾時，會把它化整為零，好領取更多的獎金！」

文祥笑笑，天下有什麼是十全十美的呢？

「文先生，驢子在那邊。爬樹是違法的行為，我已經警告你了。」

文祥笑道：「放心，你只要告訴我，驢子是什麼樣子就行。」

馬立大四下張望了一會，說：「現在沒有人，可以去看驢子了。」

文祥雖然二十多年未施故技，身手倒很矯健，攀根引蔓地爬上枝梢，臨邊城牆上有個半公尺直徑的大洞，他把頭伸出牆外一看，光線甚是昏暗，原來外頭又緊接著另一棵大樹。文祥爬過去，四週眺望，原來已置身在翠葆浮空的一片林海之中了。

文祥小心翼翼地下了樹，沿著深綠空濛的林徑往前走。這時馬立大也從後邊趕上來，笑道：「現在天高皇帝遠，這裡已經是化外之地，電腦管不到我們了！」

文祥試著用指語問文娃，能不能接受到訊號。她說：「根據協議，出了城我們就不能再管。我現在想通了，該管的還是要管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叫濫用特權。」

文娃說：「我已經小有判斷力，我認為這叫負責到底！」

兩人剛走出密林，就見到兩隻似馬非馬，耳朵尖長，色作鐵灰的動物，繫立在一棵樹下。馬立大指道：「那就是驢子，牠爬山涉水，吃苦耐勞，只有一個毛病，萬一牠不爽了，就算打死牠，牠也不肯動一下。」

「什麼情況牠會不爽呢？」

「這你要問牠了，牠不肯告訴我。」

馬立大把一隻較高大的驢子給了文祥，上面鞍轡都已備妥，頸上還繫了個響鈴。

「小馬，繫鈴子做什麼？」

「這是行規，文先生不要以為騎上驢子就能上路了，要知道這裡沒有王法，什麼事都可能發生。這種鈴聲是告訴山裡的游民，我們是有來頭的。」

「我們有什麼來頭？」

「文先生，您是幹哪一行的？」馬立大被問住了。

「我是作家，喜歡探險。」文祥信口胡謔。

「啊！作家，好行業！」馬立大翻身上了驢背，對文祥說：「非常簡單，像我這樣先坐穩了，用腳一夾，牠就走了。」說時他兩腳一夾，果然驢子往前緩行。

「那怎麼讓它停下來？」文祥細細觀看那隻大驢子，驢子也睜大眼睛看著他。

「更簡單，只要拉一拉韁繩就行了。」馬立大一拉韁，驢子就停步不行。

文祥依樣畫葫蘆，小心地爬上驢背，一夾腳，驢子居然溫馴地配合無間，文祥駕馭隨心，喜之不勝。於是嚮導在前引路，文祥跟隨在後，兩人沿著深草萋萋的山路往上走。

往前看是層巒疊嶂，攢簇半天。再回頭一望，在那黝黑的大塊熔岩後方，又是片片青翠蔥籠，在重嶂迴環中，點點叢叢，有高低相錯的石林。左江似一條白綾軟帶，蟠繞在駢立的石林間，斜貫向上，最後隱沒在山嵐中。

馬立大說：「你們作家一定知道，為什麼電腦城塗得一片漆黑，好難看！」

文祥說：「這是為了吸收太陽能，不然城裡的電從哪兒來？」

「為什麼要弄成黑色呢？」

「黑色就是把光能都吸收了以後，沒有能量的結果。」

「啊！原來如此！」

「什麼原來如此？」

「因為黑色吸收了能量，所以變成了晚上。」

驢子穩步走在山道上，鈴聲叮噹，頗有節奏。山風吹來，簞竹相應，令人頓起出塵之思。上次在太空船上，左非右所造的幻境與眼下的感受頗相契合，是不是自己誤打誤闖，居然找到了衣紅他們嬉遊之處？

這時，山蟲競鳴，彩蝶紛飛，林中一些不知名的奇鳥異獸，穿梭出沒。文祥見了，大為驚異，便問馬立大：「我記得有段時期，這些小動物都絕跡了，怎麼還有這多？」

馬立大說：「聽說是當局創造的。」

文祥有些懷疑，便用手語問文娃：「真是妳創造的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不是，有些生物學家力圖恢復舊觀，加上生態自然的演變，只要不破壞，就有轉機。」

文祥東看西看，萬綠叢中一點紅，不是她還有誰？旁邊還襯著微白，文祥心中狂喜，再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朵不知名的山花，正迎風飄舞。文祥暗罵自己不爭氣，打起精神，兩腳用力一踢驢肚。沒想到驢子竟然原地兀立，寸步不移。

文祥慌了，他腳踢手拍，連罵帶哄，那驢子就是不肯動彈。他只好跳下驢背，使盡了吃奶的力氣又推又拉。這時前頭帶路的馬立大也察覺了，趕忙回過頭來，合兩人之力，想把驢子往前拉，誰知驢子挺立在路中，就像生了根似的，連眼皮都不眨一下。

「我不過踢它一下，驢脾氣就犯了。」文祥覺得好笑。

「奇怪？這頭老驢從來沒有發過脾氣呀！」馬立大又著腰，無可奈何地說。

「老驢？多老了？」

「夠老了，我幹這一行有十年了，牠還是我的老前輩哩！」

「你們真是沒有良心，不知尊老敬賢！」

「尊老敬賢？你們大地地方的人，不知道我們這小地方的小毛病，這些驢子服務人民早上了癮，七老八十還捨不得退哩！」

「你看牠都累成這個樣子了！」

「愛說笑！不相信你往牠後頭站一站，牠不一腿子把你踢死才怪！」

「現在怎麼辦？」

「就讓牠在這兒吧，等牠驢脾氣要完了，自己會不好意思的！」

「那我怎辦呢？」

「你只好騎我的驢子了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？我就是兩條腿的驢子！」

話剛說完，路邊樹上卻傳來一聲嗤笑，馬立大臉色大變，像是見到鬼一般。

「好小子，我就要看你的驢！」聽那聲音好像是七八歲的小孩。

馬立大一聽到這個聲音，馬上跪倒在地，叩頭如搗蒜，口中唸著：「老少爺開恩，小的不知道您……小的知錯了。」

只聽頭上枝振葉搖，一個瘦小的身影輕巧地跳到馬立大面前。那幼童約莫七八歲，穿著兩截式大紅衣褲，頭上紮著兩條短辮，辮梢各有一縷紅絲帶綰著，活脫脫是年畫上善財童子的翻版。

那孩童踢了馬立大一腳，說：「你錯在哪裡？」

馬立大還來不及開口，文祥就說：「小朋友，你怎麼這麼不講理？」

馬立大連忙叫道：「老少爺，這位客人不知道您的大名……」他回頭對文祥說：「文先生，你不要管，這事與你無關。」

文祥說：「怎麼與我無關？是我要你帶我來的！」

馬立大急著說：「拜託！您就少說兩句吧！」

文祥說：「你怕什麼？你不是有來頭的嗎？」

馬立大嚇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：「那是自我安慰呀！」

孩童兩眼一瞪：「嘎！你有來頭？我倒要聽聽你有什麼來頭？」

馬立大急得滿頭大汗，他不住地磕頭，再不開口了。

童子拿眼打量了文祥一會，又踱著大步，慢慢走近文祥，冷笑一聲道：「狗眼瞧人低，你看我人小好欺負？」

文祥說：「閣下既然要裝小孩，就應該聊具童心才是，他就算犯了天大的錯誤，你也不應該隨意踢打！」

「嚇！還蠻有種的！老子先扁你一頓再說！」說時，那童子飛身一腳，打斜裡直衝文祥的臉部飛來。文祥根本沒有防範，眼看那一腳要踢到面頰了。卻見一道祥光閃過，童子慘叫一聲，好像踢到鋼板，「叭」的一聲，骨折血流，人已翻倒在地。

文祥也是一驚，只聽耳邊文娃說：「我們的轄區擴大了，這不算違法。」

文祥更是篤定，走過去把馬立大拉起來，誰知他惶急地說：「文大爺，你惹禍了，快逃命吧！」

「怕什麼？他已經倒了！」

「你不知道，他們有十一個兄弟，一個比一個兇狠，他們號稱都陽十一殿惡鬼，不知怎麼由都陽山跑到這裡來了！」

童子一邊在地上翻滾，一邊大叫：「老子挨扁了，上陣！」

文娃又在文祥耳邊說：「這些人遊走在我們勢力範圍的邊緣，誰也拿他們沒辦法。這次到火星，紅教教主送你那串佛珠，我也開了竅。正好利用這個機會，我們東施效顰，執行一下紅教的律法。」

說話中，前面傳來馬達咆哮聲，三條灰龍由遠而近。緊接著一陣尖銳的煞車聲，三部巨大的黑鐵甲摩托車，在塵霧中突然現形。

這三個騎士也很特別，一個似男若女，長相秀氣，全身佩戴金銀，閃閃發光。另一個粗壯勇猛，身高卻不到一百公分，就像阿奇里斯的玩具模型一般。第三位精瘦枯乾，全身見不到一塊肉，不是青筋暴露，就是尖骨鋼毛。只在腰間圍了一圈虎皮，胸前掛了一串牙齒，看上去和隻餓鬼沒有分別。

那秀氣的一個先下了摩托車，他跑到童子邊，從身上取出一些藥膏，忙替童子止血消毒療傷。餓鬼跟著下了車，尖聲尖氣叫道：「日月人別急，讓老小人吃點苦頭，不然他永遠長不大。」

童子扯著嗓子喊道：「你這天殺的餓死人，總有一天老子要餓死你！」

那個叫餓死人的餓鬼，回頭對還在車上的小個子說：「玩具人作證，老小人說他總有一天要餓死我！嘻嘻！我也有一天要老死他！」

玩具人說：「餓死人我知道，老死人我沒聽說過。」

餓死人說：「我那一百八十層超級地獄裡，有個老不死洞，只要一進去就會被封膠，全身都動彈不得。再裝好維生器，起碼可以活到宇宙毀滅。」

玩具人說：「不對不對！別以為我好騙，有維生器他怎麼都死不了呀！」

餓死人說：「我不是說過，活到宇宙毀滅嗎？」

玩具人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餓死人說：「你這笨蛋！宇宙毀滅後還能不死嗎？」

玩具人說：「別生氣嘛！我一向是不見屍骨不認死的！」

日月人把老小人的斷骨接妥，傷口包紮好，這才一扭一扭地走過來，說：「餓死鬼，老小子的傷不簡單。大家小心點，不要和上次一樣，看走了眼。」

餓死人說：「放心，再等一會，無恥人，忘恩人，負義人，不忠人，兩面人，黑心人都到齊以後，咱們來個百鬼千魔大會，看他是何方神聖！」

馬立大一聽，叫聲「完了」，像個遇到熱氣的蠟人，身子癱軟成一團，文祥怎麼都拉他不起。

文祥也有點心驚，他怕的不是生命受到威脅，而是這些人怪模怪樣，一個個反常的德性。或許有人喜歡這種調調，而他生平最受不了的，就是這種跳樑的小丑。

日月人纖腰往左一扭，生怕軟嫩嫩的屁股沒有露白：「死餓鬼呀！就憑他？也值得咱們十方聚會？」

「這就叫做不可思議！自從上次被席克那幫人挑了窩，我就知道遲早會有今天。老小子的彈腿神功你是知道的，連他都受了重傷，我看……」

正在說時，天空突然湧起一團烏雲，如隕石飛墮般直向文祥撲來。只聽得一陣陣密如連珠的爆炸聲，緊接著山崩地裂，碎石激飛，劫灰四散。又聽得「劈劈叭叭」連續幾聲，幾個黑忽忽的重物陸續墜地，大家定目一看，掉落在地上的竟是四個狼狽不堪，已經不成人形的怪物。

文祥怔怔地站著，他面前有一道強烈弧光，把一應烏煙瘴氣全都隔絕在外。而在外頭，日月人和玩具人忙著把昏倒在地的各式怪人攙扶起來。只有餓死人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瞪著文祥，半晌不能作聲。

一個身穿灰色短裝的，傷得比較嚴重，玩具人小心地將他扶起。等他站起來了，不但不領情，反而倒打一耙，用力把玩具人推倒在地。另一個穿著藏青風衣的女子，想是摔得重了，坐在地上不能動彈，日月人給她推拿按摩，她竟樂得順勢躺了下去。

還有兩個人摔到一處去了，矮小的被壓在下面，大個子坐在他身上。矮小的連招帶咬不說，還用一把尖刀猛刺上面的大個子。而大個子皮肉好像很緊，給他來個相應不理，壓得下面那矮子喘不過氣來。

文祥心裡開始打鼓，怎麼對付這些非人非鬼的怪物呢？總不能老站在佛珠的保護圈裡，來個相應不理吧！可是看著這些人不像

人，鬼不像鬼的東西，難過噁心都來不及，還要應付他們，不如讓他們打死算了！

忽然一個略具人形淡淡的影子，緩緩出現在文祥面前。那影子繞文祥轉了一周，又飄到餓死人身邊，對眾人說：「老鬼說得不錯，這小子來頭很大。以我的看法，咱們是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！」

日月人尖叫道：「不是人長他人志氣，老娘還沒有施展『媚嬌黏貼』術哩！」

不是人說：「省省吧，你那套半陰半陽的玩意，只能供淫蟲過乾癢！」

日月人嬌笑一聲，扭動纖腰，蓮步走到不是人面前，秋波送媚地望著文祥說：「要嗎？不要嗎？要不要嘛？到底要不要？你就說一聲嘛！」黏搭搭地聲音，像是混著鼻涕一起出來，音節與音節間連成一氣，濃得化不開，恨不得與文祥揉成一體。

馬立大雖然癱在地上，一聽到這個纏綿悱惻的勾魂曲，早已全身酥癢，五臟俱溶。喉頭唔唔作響，渾身扭動，顯然已禁受不了了。

文祥全身泛起雞皮疙瘩，從腳板心開始，一股難受的感覺直向上衝，胃中作嘔欲吐，肚子咕嚕咕嚕地想瀉。不過這一剎的功夫，文祥已經臉色發白，額頭冒汗。

不是人說：「陰陽鬼，看見沒有，你這招只對他身上的汗毛有效！還是下台歇歇吧！別再丟我們的鬼臉了！」

日月人媚眼拋得也累了，說：「作孽！這是個無性人嘛，老娘小爹這招『引精逗卵』神術，怎麼會無效呢？」

不是人對文祥說：「這樣吧！我知道你有電離罩護身，動武是不必了。不過我們號稱都陽惡鬼，也非泛泛之輩。剛才你又過了陰陽鬼那一關，我們曾誇下海口，任何人能過這十一道鬼門關，我們就拜為師父，不再來往人鬼兩道！可是如果你在我們十一個鬼面前動了心，就得歸附我們，做那第十二個鬼，就算是無性鬼吧！」

文祥心想，看來這十一個沒有一個好相與，不知道是幹什麼的。鬼門關又有什麼好怕的？萬一真要做鬼，乾脆自我了斷，做個真鬼也罷！

這時，不知從哪裡冒出一位衣冠楚楚，西裝革履的中年人，他緩步走到文祥面前，肅穆地說：「這位先生，請不要上他們的當，這些鬼不倫不類，只知道嘩眾取寵，你要是跟他們一般見識，豈不是同流合污，與鬼謀皮嗎？」

文祥感激地說：「謝謝你的好意，我沒有打算怎樣，我也不在意他們怎樣！」

那人點頭道：「好！你這個朋友我交了，請問貴姓大名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姓文名祥。」

那人又說：「文祥先生，不要太消極，你怕什麼？自古有言，邪不勝正！我這人疾惡如讎，我來幫你掃除群鬼！來，我們攜手合作，伸張正義！」

文祥說：「謝謝你，可是不夠資格談正義！」

那人正色道：「文先生，過謙就是虛偽了！我們是正人君子，他們是邪門外道，自古以來正邪就是不兩立呀！」

文祥搖頭說：「我只是個普通人，不敢自稱是正人君子。」

那人怒道：「你這是鄉愿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或許吧。」

不是人歎口氣說：「兩面人又輸了一陣，下去吧！我看玩具人就不必上了，餓死人也不妨在一旁掠陣。我們還有無恥人，忘恩人，負義人，不忠人，黑心人，小大人，一共是六道關口，文先生，如果你答錯一句，這個鬼就做定了！」

文祥問：「怎樣定義對錯呢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說對就對，我說錯就錯。」

這時那位身著灰色短裝的漢子，一步跨了出來，向文祥說：「姓文的，你知道大爺我是什麼人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是忘恩人！」

忘恩人大驚：「咦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文祥說：「剛才那個像玩具的小個子拉你起來，你不感恩，反而一把將他推倒在地，當然是忘恩人了！」

又一個大個子衝出來說：「那我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坐在那個人身上不起來，對同伴不義，一定是負義人！」

那五短的小個子想到就有氣，趁負義人不備又踹了他一腳。這時，身穿藏青風衣的女子走到不是人身邊，跪在地上向他叩了一個響頭，又親吻了他的鞋子，站起來說：「你說我這種作為怎麼會是不忠不孝之人呢？」

這下真把文祥考倒了，不管不忠人剛才真心還是作秀，都沒有可以批評的餘地。與其說文祥在和諸鬼競勝，倒不如說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緒。在火星上教主用拆字的方式講解「愚昧」兩字，讓他印象深刻。他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忠字是『中』在『心』上頭，在誰的心上呢？當然是自己的心上！對了，人只有忠於自己。有沒有忠於別人的人？有沒有忠於國家的人？即使有，也只是忠於自己的利益！」文祥想通了，便對不忠人說：「對了！不忠人，你剛才的表現，如果是真的，就不夠資做不忠人！如果是假的，也不應該叫不忠人，只能稱做不真人。」

黑心人立刻衝到文祥前面，說：「姓文的，你小心一點！我是黑心人，從小就心黑手辣，我殺過朋友！殺過父母！只要我決定要殺一個人，我會等上十年百載！不要以為你有電離罩保護，人總有疏忽的時刻，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。」

文祥歎道：「你我有什麼深仇大恨，非要拼個你死我活呢？你真要殺我，我絕對不反抗，否則活在恐懼之中，又是為了什麼？」

黑心人說：「那你承認我心黑手辣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聽過一個故事，叫『鄭伯克段於鄆』，鄭伯是春秋五霸之一，他有一個同母的弟弟共叔段。弟弟深得母親的寵愛，他對弟弟恨入骨髓，表面上卻禮讓縱容。共叔段養尊處優，要什麼有什麼。最後終於攬權造反，結果神人共憤，只好逃回屬地。像鄭伯這種人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，那才叫心黑手辣，你只不過是愛殺人而已。」

黑心人不服：「至少我能殺人，所以我的心最黑。」

文祥說：「也不見得，我就知道有比你的心更黑的人！」

黑心人道：「你說！他是誰？」

文祥說：「他是席克人的大法王！」

此話一出，突然一聲長嘯由地底傳出，頓時山搖地動，風起雲蟠，黑霧密翳，十一條惡鬼嚇得魂墮煉獄。連那隻忍死不肯一動的老驢，也知道大事不妙，當下揚蹄翻腿，直往山下猛衝，霎時就沒了蹤影。